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九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十七

梓材第七十七

今文尚書十六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文君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于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僞孔傳以王爲天子王字可絕以惟邦君爲句與鄭不同江聲曰據鄭說則鄭[illegible]

尙書必作以厥臣達王暨邦君暨與也以臣民諸家則聯上下之情以臣達王與邦君則聯邦交之誼此經惟字蓋誤也王鳴盛亦云詳玩鄭注則經惟字當作暨康叔乃當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也喬樅謂如鄭說則鄭本惟字似是作暨但以王爲二王之後誠有如正義所譏卽亂名實者今文古文文字異者以百數賈逵校定今古文擇善而從之馬鄭王均治古文而本亦有不同僞孔氏多據王肅本作惟字於義亦通謂惟邦君能以民事政治達之於王也此節今文無可徵證鄭注亦必有所本

今故兩存之以俟博雅者詳定焉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

論衡效力篇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故夫墾草殖穀者農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有尊有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觔力之力不如仁

義之力榮也

案尙書梓材曰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釋文引馬注云戕殘也周禮大司馬疏引梓材曰戕敗人宥鄭注云戕殘也又大宰立其監鄭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是馬鄭本尙書與論衡所述梓材文異鄭君周禮注引書云云據古文也故與今文不同江聲王鳴盛均以爲戕聲近彊宥聲同有而形亦相似啓則以孝景諱而改爲開監則以偏傍臣而誤爲賢厥其古今字亂古或作𢿢故誤爲率爲古讀若化亦聲相近此

皆致誤之由也其敗字汪聲以爲衍文戕人宥者言

罪人有殺之有宥之也喬樅謂今文之說具有訓誼

其異於古文者不妨各存其是未可執一而偏廢也

段玉裁云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

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尚書開賢字見永樂大典

內漢官舊儀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鰥寡至於嫋婦

尚書大傳梓材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

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

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

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案隸古定本尚書鰥寡作敬寡段玉裁曰按尚書大傳此文釋至於矜寡而推廣言之也蓋古文尚書作敬今文尚書作矜亦作鰥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正其比例

說文女部曰㛀婦人妊身也从女芻聲周書曰至於㛀婦

案隸古定本尚書㛀婦作屬婦與說文所引文異段玉裁曰說文蓋存壁中故書原文自孔安國等讀㛀爲屬如讀𢾂爲好讀堋作朋讀狟爲桓之比所謂以

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也嫋之本義爲婦人妊身許
君蓋必有所受之屬婦與敬寡儷句則爲存恤聯屬
之誼若今文尙書與鰥寡儷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
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
言其微也小爾雅蓋用今文家說今文尙書作屬故
孔讀嫋爲屬嫋聲蜀聲古音同在尤侯一類故孔得
知其假借崔子玉淸河王誄云惠於嫋嬬崔蓋見古
文故書者嬬即寡也喬樅謂玉篇女部嫋婦妊身也
又人部㑥字解與嫋同廣雅釋詁嫋姙也訓誼均與
說文合嫋非罕見之字魏晉人猶習用之作嫋作㑥

皆三家之異文非出壁中古文也媰婦當卽指媰嬬言之謂寡婦之有遺腹子者遺腹未產則爲媰嬬遺腹既產則爲孤寡故皆在存恤之列也王鳴盛以崔子玉誄文媰嬬二字媰是妊身嬬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竝言之其誼非是妊身爲婦人常事非在可憫之列豈得與無夫之婦竝言惟其爲寡婦之有遺腹者故可憫而允宜存恤耳崔子玉惠於媰嬬之語卽本尙書梓材媰婦字用今文尙書非用壁中古文故書也小爾雅非孔鮒所作乃魏晉閒人僞託者其時馬鄭古文尙書已盛行所引當是古文尙書亦

非三家經文也尙書梓文以屬爲妾之事妻正義以
屬婦爲屬於人之婦卽妾婦也訓詁皆與小爾雅同
蓋本於謝李范姜諸家注解或採自賈馬義疏也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
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

疆畎

說文畕部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重文疆畺或从彊
土又く部く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
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く倍く謂之遂倍遂
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重文畎云古文く从田从川

畎〻云篆文〻从田犬聲

案說文所解畺畎之義卽此經所謂陳列修治也作畺者據古文尙書作疆者據今文尙書也〻古畎字〻云古文从田从川者壁中本也从田犬聲者今文尙書也

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說文土部曰塈仰涂也从土旣聲

釋名釋宮室曰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塈猶煟〻細澤貌也

案玉篇土部塈仰塗也漢書揚雄傳〻云獿人亡則匠

石輟斤而不敢斲服虔注曰獿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顏思古曰墍卽今之仰泥也說文作涂墍釋名作塗墍皆據三家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作斁正義曰二文皆言斁卽古墍字是古文作斁墍茨斁丹雘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斁音徒書惟其斁墍茨又同路切集韻十一模曰斁同都切塗也周書斁丹雘又十一暮曰斁徒故反塗也段玉裁云丁賈皆據經典釋文然則古文尙書音義有斁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明矣自衞包改斁爲塗而正義猶存斁字陳鄂删改古文尙書音義又取斁

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而盡去之近人昧於正義所云二文皆言斁乃據說文雘下引敜丹雘改爲二文皆言敜非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中論治學篇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說文丹部曰雘善丹也从丹蒦聲周書曰惟其敜丹雘讀與靃同

案許君所引不作斁而作敜者段氏玉裁以爲此古文尚書別本也敜之訓閉也故鄭君引尚書杜乃擭作敜丹雘而言敜亦涂之假借也或疑說文本作斁

轉寫者更爲敓香樣請據釋名云窒杜也杜塞孔穴
也以杜字釋窒誼而敓之訓爲閉與杜同意鄭引杜
乃援又作敓則當以作敓於義爲長緑古定本尙書
兩敓字疑皆是敓之譌陸孔作釋文正義俱未能攷
正耳

史記衞世家曰周公申告康叔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
故謂之梓材以命之○正義曰若梓人爲材君子觀爲
法則也梓匠人也

案說苑建本篇載伯禽康叔觀喬梓事與大傳畧同
皆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杍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

杍材者正以杍之樸作丹艧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故自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以下至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乃周公誥康叔而幷戒成王之詞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幷普戒侯甸男邦采衛且以勉王如此其文與康誥敘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

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北山之陰有木焉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告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注云晉肅貌

案向書釋文梓音子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段玉裁曰按古作梓字者謂古文以杍爲梓也杍本是古[illegible]向書則假爲梓匠字馬本作杍蓋故書尋作梓者以今字易之也汗簡古文四聲韵皆云

古尚書作杍近惠氏定宇棌尚書大傳改梓爲杍則非矣又按正義云此古杍字今文作梓盖正義本作杍故云杍此古梓字今字作梓也然則陸本作梓孔本作杍固不同矣史記云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尚書大傳說伯禽康叔見商子觀橋梓而知父子之道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謂示君子可法則也今文尚書家說皆如此

論衡譴告篇曰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

必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而學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愛下譴告之宜也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

尚書大傳曰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爲子也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之士也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委贄而見者十二人其未執贄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吾僅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

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曾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愼諸女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注云贄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

案杍材一篇周公誥康叔而幷戒成王皆欲父子相承繼業大傳旣載伯禽與康叔見商子兩觀喬梓而知父子之道因幷載周公誡伯禽語盧氏文弨以大傳此節入洛誥中蓋以爲王命周公後之傳也先大

夫尚書大傳定本以此節宜類入梓材今據論衡譴告篇謂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拜起驕悖故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然則周公之戒伯禽諄諄以無驕爲訓有以也夫

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女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乎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

氣也女又美之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
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
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
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
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
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
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
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
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
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是非之所在戒之哉

女以曾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以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案荀子所載與尚書大傳同而語尤詳故採之以備互證云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附中國民

王伯厚藝文志攷曰漢人引皇天既附中國民

案僞孔傳本作付尚書釋文云付如字馬本作附付

附二字古多通用今文尙書天旣付命史記引作天
旣附命是其證也
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
受命熙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
孫孫永保民
案隸古定本作已若茲監此經已字以大誥例之今
文尙書當亦作熙字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十八

召誥第七十八

今文尚書十七

維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維太保先周公相宅

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〇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雒邑也

說文壬部曰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从月

从臣从壬朝廷也

劉熙釋名釋天曰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

日在東月在西遥相望也

越若來三月維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雒卜宅

厥既得卜則經營

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日夜焦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

德方明自雒內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

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

居於雒邑而後去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

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
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雒誥
魯世家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
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集
解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
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元曰步行也
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
入廟不以遠為文恭也○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在鄠
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
王廟是也

案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周禮大司徒疏引鄭召誥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鄭以營雒爲居攝五年是本伏生爲說史記魯世家作七年與伏生大傳不同蓋所傳聞異詞也劉歆三統厤以召誥雒誥爲一年內事雒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也

漢書律歷志三統厤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維二月既望粵六

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故雒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孟康曰朏月出也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案段玉裁云古文月采篇十字乃漢魏人注語王伯厚引尙書正義月采當作月令是也師古時誤爲正文而師古肊爲月采之說殆未可信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此周書七十一篇中月令也今缺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三日粤朏此亦周書月令文隋唐時尙存矣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

所引異字維丙午朏未檢出何書此蓋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尚書也惟作維朏作朏朏從月出朏與出雙聲方言朏作也廣雅朏出也疑漢書本作丙午朏孟康注有古文朏爲朏之語而或刪改之

說文月部曰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朏案李善文選注引說文云朏月未成光也與徐本說文異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周禮天官序注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雒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案鄭君此注引誥據今文尚書也何以明之周官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鄭司農釋正位爲正君臣之位鄭君据召誥營雒及攻位位成事以破其說所引必博士肄習之本使人易曉也段玉裁云周禮注兩引尚書雒字固古文尚書故皆作雒之大驗也或曰安知非後人改洛爲雒耶答之曰後人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改雒爲洛者多改洛爲雒者希有凡經傳中雒字皆魏以前之舊也段說甚確喬樅謂據史記引尚

書雒誥字皆作雒是今文尙書亦與古文尙書同也
又案攷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㫄三門國中九經
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此言建國所立
宮廟朝市之位也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作大邑成周
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於雒
水地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大廟宗
宮考宮路寢明堂此皆營雒之事也王鳴盛曰古者
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則一里之長百九十二
丈依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當云千七百二十八
丈適符其數今略其畸數也作雒解原文作郛方七

百里郛謂郭也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郭當云七十里也江聲說亦然

說苑貴德篇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在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

新序善謀篇曰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

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

後漢書野王二老傳曰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忍乎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成周之隆廼卽中洛

若翌日乙卯周公朝至於雒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匡衡等奏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

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曰兆於南郊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祭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案此今文尚書之說也據此知用牲是告徙新邑定郊位逸周書作雒解曰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卽其事也攷鄭康成亦有南北郊天地分祭之說匡衡師丹王商翟方進等皆天地並舉作雒解但言祀上帝蓋舉祀天以該祭地也

續漢書禮儀志注引白虎通云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

尙書曰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

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

越翌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

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

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

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尙書曰乃社於新邑○又曰社稷

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

又曰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

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不謂之土何
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爲社立祀始謂
之稷何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爲社故不
變其名事自可知也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
人望見而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尚書曰太社惟松東社
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自親祭社稷
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
故自祭也其壇大如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
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
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

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

案作雒解曰乃見太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正說此經立社之事也經言告社不言告稷者省文也舉社以該稷也僞孔傳以爲社稷共牢繆矣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皆者謂祭社與稷皆用太牢何得以爲共牢乎孝經說曰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后稷配食者僞孔傳以勾龍卽社亦非也王者立社稷以祈福報功勾龍后稷皆人鬼配食於社稷之神者勾龍爲后土有平水土之功故以配社而祀之棄爲后稷有育民人之

功故以配稷而祀之也

蔡邕獨斷曰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别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而表之望見則加畏敬也

論衡祭意篇曰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百穀

續漢書祭祀志注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答曰土神也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荀彧令仲長統答鄧義難義難曰再特於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三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

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齊車又當言用命賞於天不受命戮於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建造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立不可弃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且易勾龍爲其社傳有明文今欲易神之相令祀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應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大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待之義未可得明也

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也郊社
之文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冐其名耦文於天以度
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
以爲守祀居則事之以時軍則告之以行𥙊自順義也
何爲不當言於社言用命賞於天平帝王兩儀之參宇
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神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
廟之上接之郊禘之後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
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
官爵俾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
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若五卿之於冢宰此坐之上

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禮記爲禮之傳按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

三國志孫權傳注引虞溥江表傳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事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祚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鄗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

注又引虞喜志林曰吳王䂓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郃命使祭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旣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

尙書大傳曰周公營雒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

案尙書正義云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與此一事也攷左傳昭公三十二年云晉合諸侯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卽此經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之意

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乃御事

後漢書宋意傳曰昔周公懐聖人之法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

又何敞傳敞奏記由曰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元圭周公束帛

詩大雅思齊箋書曰越乃御事

案僞孔傳本尚書越下有自字據鄭詩箋引無之是今文尚書經但作越乃御事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

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教天下故以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鄭君此注是用今文家說攷何休公羊傳注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何休亦用今文家說故以白璋與寶玉大弓爲成王特賜周公與鄭君同也

於戲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戲害其奈何弗敬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嗚呼今據論衡率性篇引下文

於戲若生子則知今文尙書此篇嗚呼字皆作於戲也段玉裁曰奈何字本借用李柰字俗製奈字而唐石經用之不可從也集韵十四太曰柰果也一曰那也絶無奈字姚氏姬傳以奈何二字兩見於左傳一則河魚腹疾奈何一則薳啓彊曰不然奈何皆楚人語也周初雜語乃有此二字恐是如何若何之誤玉裁謂如若柰一聲之轉語稍有輕重耳不必疑周初無此二字也喬樅案那即奈何之合音疾言之則爲那緩言之則爲奈何據漢隸字原北海相景君碑故民吳仲山碑童子逢盛碑已皆作奈則奈字出今文

尙書可知矣害其隸古定本作曷其以大誥例之皆當作害爲正又攷逸周書祭公解公曰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之咸茂厥功卽本此召誥之文

天旣遐終大國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鰥在夫知保抱攜提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於戲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案王鳴盛曰僞孔傳以遐訓遠攷說文無遐字毛詩泉水傳訓瑕爲遠則古字借也遐遠亦釋詁文鰥尙

書正義本作瘝引鄭王注皆以瘝爲病段玉裁曰瘝字最俗葢本作鰥爾雅鰥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鰥在邢疏曰智藏鰥在者周書召誥文似邢氏所據注尙未作瘝也今本爾雅注作瘝釋文鰥字下云古頑反注瘝同攷說文玉篇廣韻唐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瘝字恐釋文只是注同二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漢書孔光傳元后詔曰俊乂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

以閼焉書曰無遺壽耇老〇師古曰周書雒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案僞孔傳本耇老作壽耇雖字異而義同今據漢書元后詔則今文尙書實作耇老也

於戲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旬畏於民嵒

說文言部諴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丕能諴于小民

案說文一本丕字作不丕丕不古字通用

說文石部嵒磛嵒也从石品周書曰畏於民嵒讀與巖同

案說文引書不聯顧字則知漢儒以顧屬上讀也僞

孔傳讀顧屬下非是江聲曰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

百工營求得說於傅巖史記云得說於傅險中是巖

爲險說文讀喦與巖同則喦亦爲險也小民難保故

曰民喦言王雖幼小乃天之首子哉其大能和於小

民則自今休美王其不敢顧念小民當畏於民之喦

險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毖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今休

漢書婁敬傳曰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

以王無德則易以亡

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對魯穆公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

案呂氏春秋長利篇南宮括對魯繆公曰成王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然則說苑所稱南宮邊子之言殆即呂覽所載之南宮括歟

白虎通京師篇曰尚書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

悉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論衡難歲篇曰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
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
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雒則土之中也
案鄭康成云禹弼成五服天下方萬里夏衰地減湯
制天下方五千里周初定天下猶因殷地以九州尙
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制禮復禹之舊作
召誥時猶未制禮則論衡之說與鄭君合也
漢書翼奉傳奉對曰昔成王徙雒盤庚遷殷
班固東都賦曰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王先服殷御事比迩於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戒竇憲曰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

案僞孔傳本比介於我有周御事日本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介作迩段玉裁曰按孔傳凡介皆訓大不應此獨訓近疑本作迩而譌介字之誤也迩古文邇見

義雲章汗簡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玆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王其惟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論衡率性篇人性有善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惡則保護禁防令漸於善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意於惡終以惡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

之染練繇使之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
案此今文尚書說也經言初生而書說以爲十五子者大戴禮保傅篇盧辯注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世子入學之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晚成者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經戒成王言自貽哲命謂其當以賢智自敕厲以祈天永命故說書家以十五之子爲言也隸古定本尚書云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與

論衡所引今文異段玉裁曰初服厥命下少十四字論衡蓋節引之喬樅謂論衡引召誥作今王初服厥命此蓋檃括今王嗣受厥命至王乃初服二十字古人引經多有此檃括之詞烏呼作於戲與蔡邕石經合王鳴盛曰說文無貽字召誥貽當作詒爲正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潛夫論正列篇曰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

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厤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案經言上下勤恤卽務求治國安民之道民安乃命永王符之言亦述今文尙書說也

三國吳志張溫傳溫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劝冲隆周德於太平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用幣用共王能祈天永命

案尙書釋文云讎是字或作酬僞孔傳訓讎是爲匹江聲

曰說文言部云譍猶應也百君子皆爲王牧民則必與民相譍應且譍字或作酬酬亦應答之誼故此譍字當從說文訓應譍民屬百君子言之且與友民之誼適合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民以下言召公拜訖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王肅亦云孚小臣召公自謂與鄭君解同

論衡譴告篇曰詩之睠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一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十九

雒誥第七十九

今文尚書十八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韓詩外傳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

漢書王莽傳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

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成湯旣歿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旣歿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屏猶擁也

又王莽傳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曰周公居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後漢書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遣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曰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

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

案禮記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鄭注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正義云辟王者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又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須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鄭注曰踐猶履也致政以王事歸授之而周禮天官惟王建國鄭注曰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皆與尙

書大傳合今據韓詩外傳及漢博士諸儒說並同此周秦相傳古誼也漢儒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鄭君之注尚書雖用杜衛賈馬古文本而其訓誼則亦多從今文說蓋伏生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於七十子故爲可信而鄭君多從之也

白虎通姓名篇曰所以先拜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案白虎通此條殘闕段玉裁曰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

而後稽顙周之禮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
而後拜手故云各順其文質也
三國魏志注引魏王丕令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
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
淮南氾論訓曰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
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
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
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
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

攝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案韓詩外傳七載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云云與此大同蓋皆本伏生尚書說也

淮南要畧曰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爲上也擠紛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

于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案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段玉裁曰下文不敢不敬天之休予不敢宿皆作不似此亦作不敢爲長

史記劉敬傳敬說曰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相焉迺營成周雒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予惟乙卯朝至於雒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

水西惟雒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

尙書大傳雒誥傳曰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三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案此蓋大傳釋雒師二字而引古制以明之也玉海地理戸口引大傳曰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注曰或云黃帝法也

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又曰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周武

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之以爲都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案詩王風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雒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雒陽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其說與地理志合皆今文尚書說也漢書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韋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其千里也臣瓚曰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

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按西周即鎬京也東周即雒邑也詩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又鄭志答趙商云東周之畿方六百里是鄭以西都爲八百里東都爲六百里與瓚說同尚書正義又引顧彪釋鄭說云先卜河朔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王鳴盛江聲均以爲如鄭所說則經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親召公之卜兆非周公更卜故以爲觀召公所卜之處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兩處是周公所卜耳書序云召公

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又鄭注以瀍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亦以瀍水東爲召公所未卜也召公之卜爲欲建王城周公之卜則爲欲遷殷民殷民懷土故先卜近不吉乃改卜瀍水東而遷之鄭云瀍水東今雒陽召公所卜今河南舉漢時地名爲驗也郡國志云雒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雒邑春秋謂之王城是已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喬樅謂馬鄭皆治古文尚書者然則今文古文說竝相同矣

又案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乃卜波水之東北郎池之南惟玉食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蓋卽倣召誥之文而爲此書也

說苑至公篇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因也

伻來以圖及獻卜

漢書劉向傳書曰伻來以圖○孟康曰伻使也使人以

圖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〇師古曰周書雒誥之辭

案伻字說文所無惟手部云抨撣也爾雅釋詁俾拼抨使也釋文抨字又作伻疑尙書伻來當作抨字段玉裁曰羣經音辨卷二一曰平使也補耕普耕二切書平來以圖按此賈氏據未改尙書釋文採入者也今本尙書釋文作伻恐非陸氏之舊且不載補耕一切與爾雅拼抨音義不符集韻十三耕拼抨伻迸平苹六字同云古作平苹攷堯典平秩馬作苹云使也是丁度所本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白虎通京師篇曰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後漢書黃琬傳曰昔周公營洛邑以甯姬

公既定宅辨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應麟藝文志攷曰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曰辨來來示予卜休恒吉

案伻字作辨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之異文也

段玉裁曰此與勿辨乃司民湎於酒王辨榮伯同古

辨與平多通用尚書之平即爾雅之拼拼也伻字後出爲俗段說是也堯典平秩鄭注周禮引皆作辨秩尚書作辯此其明驗巳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據此是卜營雒邑爲一事卜營成周爲一事故周公召公各使一人以兩卜皆吉示王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謝承書陳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

周公曰王肇修稱殷禮祀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用何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

案隸古定本作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少一修字多一於字此今文古文之本不同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頒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

且用殷禮也與白虎通誼同皆用今文尙書說也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此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漢書律厤志引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致政在是年歲終則卽政在明年歲首矣此時成王猶未卽政故仍用殷禮也

風俗通山澤篇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或男大小爲差書曰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案何休公羊傳注鄭康成禮記王制注皆言春秋變

周之文從殷之質是殷尚質周尚文也此經言咸秩
無文咸秩謂徧次其尊卑無文謂禮儀從簡質則其
仍用殷禮明矣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
視功載乃汝其悉自學功
尚書大傳曰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
曰當其效功也於卜雒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
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
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
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

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案此經上言記功宗祀功載且召誥言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庶殷丕作則使天下諸侯莫不盡其志而效其功正此時之情事也伏生所引書傳乃未焚書以前舊傳蓋皆七十子之徒緒言大義遞所師承者也日記僞孔傳本作曰記釋文云日音越一音人實反按人實反乃日字之音此古讀也今從之江聲曰今王卽命曰者謂今王卽命於周之日記功宗者謂記諸有功而尊異之僞孔改爲卽命曰則教王誰命乎其誼非是學功僞孔本作教功亦非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桓帝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李賢注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

案李注引尚書較今本其往上多一愼字足利本古本同疑今本尚書傳寫脫之爰延稱其朋其朋而申釋之曰言愼所與也疑今文尚書作愼其往故延以愼所與爲言也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成帝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王然後防之亦無及矣○師古曰庸庸微小貌也言大始微小不早撲滅之則至熾盛矣

案梅福所引據今文尚書也隸古定本作無若火始燄燄庸者燄之假借字說文炎部云燄火行微燄燄然也庸庸猶燄燄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河正此意也尚書釋文云敍絕句馬讀敍字屬下今案馬讀是也僞孔傳讀敍字句絕誤矣

三國魏志何晏奏曰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又蔣濟傳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

愼於其朋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鄉即有僚明

作有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辭公曰已女惟沖子惟終女其

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孟子告子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

於享爲其不成享也〇趙岐注曰尙書雒誥篇曰享多

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

故曰不成享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〇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絜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

案趙岐所釋據今文尚書說也書正義引鄭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訓誼與趙岐同谷永說上引此經則主祭祀為言蓋斷章取義言各有當也古人謂獻于上者曰享謂獻于神者亦曰享皆取其絜誠以獻之意也江聲據孟子稱書曰不享無惟字疑今本尚書惟是衍文喬樅謂此恐不然攷漢書郊

祀志谷引永經亦作惟曰不享與今本尙書同則惟非衍文也

鹽鐵論散不足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巳非正道不御於前

乃惟孺子攽朕不暇聽朕教女于棐民彝汝乃是弗黌說文攴部曰攽分也从攴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攽案攽僞孔傳本作頒謂女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今據說文所引則是讀乃惟孺子攽爲句也正義引鄭注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鄭之訓

詛與說文同尚書釋文引馬融云須猶也其義未詳
疑猶下脫去分字當云須猶分也江聲讀乃惟孺子
頒爲句朕不暇聽爲句言政事繁多孺子分其任我
有所不暇聽江說是也

王爲首部𦞦下曰周書曰汝乃是弗𦞦

案𦞦字不見於說文尚書釋文曰𦞦徐莫剛反又武
剛反馬云勉也正義曰𦞦鄭王皆以爲勉錢大昕曰
釋故云孟勉也　雅所以訓釋六經必六經有是字
而後爾雅有是釋今六經中孟之訓勉他未有見孟
之古音近芒雅詁𦞦字本是孟字故馬鄭王皆訓勉

段玉裁曰孟古音如芒則實然如孟諸孟津孟卯皆可證謂徐邈𧃍讀莫剛反與孟同音則不然𧃍字從侵從瞢省聲與夢字瞢省聲同古音在蒸登部不皆陽唐部是以𧃍莫崩反見於五經文字艹部集韻十七登皆本釋文釋文古本定當作徐莫崩反又武剛反如今本則莫剛武剛音無分別矣段說甚審𧃍字雖說文所無然釋文不言馬鄭王本字異江聲竟據錢說而改作孟非也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

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廣雅釋詁三農勉也

案僞孔傳釋農爲農人謂明農爲明教農人以義段玉裁曰據廣雅農字訓勉疑是尙書玆予其明農哉之訓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御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尙書大傳周傳曰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擣弁者爲文

纍纍者有容椽杙者有數大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廧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雒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於雒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

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注辟法也擣弁或爲振非當言拚帚杖者繫牲者也模繡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椓文章之範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玉音金聲言宏殺之調也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伋讀曰播播然變動貌子成王也執鼎俎刀匕卑賤者尙然而况尊貴者乎聖言太祖

棨章昭晉語注云周公初時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

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從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昭所述亦本今文家尚書說故與大傳合據大傳言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引此經揚文武之德烈爲證是揚文武之德烈者卽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周公此時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故成王稱公德以贊美之言公保予沖子安受其成予沖子惟夙夜毖慎其祭祀而已先大夫尚書大傳定本云鄭注彼讀曰播播當爲悉字之誤又王伯申經義述聞云嗟子猶嗟否注釋子爲成王非其義也

又案隸古定本尙書作文武烈無之德二字對作答和恒下無萬邦二字與今文尙書不同攷逸周書祭公解穆公命祭公之解亦有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卽本此雒誥文則今文尙書作揚文武之德烈於文誼爲長又大傳引此經以旁作穆穆爲句漢獻帝禪魏王詔引作御衡不迷爲句與大傳合知是漢時經師舊讀如此僞孔傳乃以旁作穆穆御衡爲句不迷文武勤教爲句失其誼矣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間曰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

下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與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案尚書有歐陽之學世世相傳地餘者歐陽生曾孫高之孫也見漢書儒林傳地餘此議眞歐陽尚書經說矣

又王莽傳曰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

案周公治定制禮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而王莽傳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俟成王即政而後始行之觀此經下文王曰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尚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乃是改殷禮而行周禮周尚赤故用騂牛此與召誥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牛不言騂者文異然則祖文王而宗武王在成王即政後舉行此禮益

明矣

又王莽傳曰惟公功德光於天下

鹽鐵論崇禮篇曰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旣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淸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詔曰經言稱秋元祀咸秩無文

尚書大傳略說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

案孟子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今據大傳說則是三王之道卽天地人三統四事卽春秋冬夏之事所謂七政者是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今君稱丕顯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宏烈

楊雄劇秦美新曰旁作穆穆

案子雲引用雒誥語與尙書大傳合是用今文尙書也

魏志文帝紀裴注延康元年詔曰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

案尚書釋文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段玉裁曰此迓字本作御僞孔傳訓迎則讀爲訝故陸云五嫁反馬鄭王皆訓八枋馭羣臣之馭讀如字故陸云魚據反也衞包依孔訓改字作迓而釋文故作御至開寶中又改釋文大書作迓以合衞包本而小字仍之殊不思今音迓可五嫁而不可魚據今本釋文大書與小字橫決不貫正如洪範曰霽可云徐亡鉤反今本作曰蒙則不得云徐亡鉤反也集韻九御曰迓牛據切迎也書迓衡鄭康成讀此條最誤鄭注尚書作御不作迓且鄭不訓迎且鄭不爲反語此依開寶

新定尙書音義而踳誤至此喬樅謂段說是也觀魏
紀裴注引延康詔作御衡不迷則知今文古文竝是
作御字也
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
四表
大戴禮公符篇迎日東郊辭曰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
方旁作穆穆
案據大戴禮則知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贊
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又書傳略說載迎
日之辭文與大戴禮同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於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說文攴部曰敉撫也从攴米聲讀若彌周書曰亦未克敉公功○又曰侎或敉字从人

案周官小祝疏引鄭注云敉安也玉篇攴部云敉安也撫也兼許鄭二誼

漢書杜欽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

後漢書曹褒傳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

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

中候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

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元龜背書

案中候所紀是言周公功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之

事也與此成王贊美周公之德語意正同

尚書大傳略說曰帝命周公踐祚朱草暢生

又曰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蓂莢生○注曰矜夸也

又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

生

案開元占經引大傳略說作德光地厚則朱草生伏

生大傳所載與中候合皆言功德明光於上下之事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凝後丞也周書雒誥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案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凝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尚書大傳釋臯陶謨欽四鄰云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

責弼然則四鄰卽四輔也大戴禮保傅篇云明堂之位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此則言成王之四輔也

後漢書桓郁傳曰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上疏

皇太后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

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明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

計舉無過事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我我惟無斁其

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漢書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無困

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違去而令我困

又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

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

劉昭祭祀志注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

案此所引皆用今文尚書也章帝從桓郁受尚書見後漢書桓郁傳是章帝所習乃歐陽尚書也攷逸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我下有哉字今古文尚書作公無困哉段玉裁曰哉疑是我字之譌若無我字語意不完古我哉二字相似易譌如說文戠字誤為㦰是其證也

三國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周公八子並為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

室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宏朕共
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所以尊天重象也五
府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
矩○注云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
祖謂之文祖周曰明堂
案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也詩維天之命及雒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文祖者周
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得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

也是鄭用今文尚書說矣五德之運唐爲火德故堯典稱文祖今雒誥亦稱文祖者周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卽文祖名不相襲要其制則相因也下云乃單文祖德謂明堂爲文祖此言乃文祖與烈考武王謚稱則是稱文王也文王於成王爲祖以文王有文德合於火精故卽以文祖稱之又此時功成治定已致太平周公制祀禮祖文王而宗武王皆以配上帝故於明堂享之也烈威也亦光也雝詩曰既佑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莊氏寶琛曰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云佚古文以爲訓字尚書當是本作佚後改

作朕字耳作雒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宏訓共也僞孔傳以共釋爲奉則其字本不作恭僞包乃改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詩周頌維天之命箋云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案詩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

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正義又申說書之意曰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成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于是文王之德制作之事也今案鄭君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用今文尚書說則此所云亦依今文家說可知矣古之帝王皆有明堂凡大典禮皆舉行於其中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其事已王鳴盛曰周公制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太宰掌建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盛德篇云明堂天法

也禮度德法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惡以順天法也冢
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
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
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干疏引鄭志答趙商
張逸二條皆謂周公於雒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
法度也

伻來毖殷乃命甯

詩何彼襛矣正義引鄭康成云周公謂文王爲甯王成
王亦謂武王爲甯王此一名二人兼之

案鄭君以甯爲甯王此亦用今文家尚書說也王鳴

盛曰鄭以甯王爲兼文王武王謂武王始受命故亦
推本之僞孔傳及顧彪訓甯爲安非也江聲曰此甯
王謂武王也蓋營雒邑遷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
我來治雒邑慎教殷民者乃受命於武王也裔棫謂
江說於誼爲長攷史記周本紀稱武王謂周公曰自
雒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
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
雒邑而後去是營雒實武王之意周公乃受命於武
王而爲之此今文尚書說也逸周書度邑解云王曰
嗚乎旦自雒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

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恒嶽丕顧瞻過於河宛瞻於伊雒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與周本紀所載周知古文家嘗不以營雒爲武王意而周公承其意繼成之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

鄭康成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皥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雒邑

案鄭注見尚書正義周禮大宗伯疏玉海郊祀門此

亦用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據明堂位及斯干詩疏引鄭志雒邑有明堂則此祭告五帝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當用大饗禮知者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功總畢遍祭五帝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功當用此禮也偽孔傳以此禮為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禋於文武為一事非也據鄭注則上文明禋為遍祭五帝於明堂此禋於文王

武王爲祭於文武之廟異地異祭也王說誠然喬樅
攷詩頌維天之命敘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
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
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正義云制禮
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語太平五年之末也所以
必告文王者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平制作一
代大法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
以時未太平故不爲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太平告之
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武王亦不卒而崩當時亦應
並告文武但以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

詩者三王於文王辭不及武王也據箋及疏所言則告太平乃五年事此告六典成是七年事何得以此年明禮爲太平潔告文武乎當從鄭注以明禮爲告成六典禮於文武爲告成雒邑於義始備鄭君歷敘周公攝政事自元年至七年皆依伏生大傳爲說其義確不可易也

論衡儒增篇曰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於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說文甘部猒飽也从甘从肰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猒飫也馬以猒訓飫此古文說也許君以猒訓飽當爲今文家說猒字隸變加厂作厭又或作饜唐石經宋岳本皆作猒與說文合今從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告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尚書大傳雒誥傳曰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又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注曰禮志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至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其道

又曰夏后氏迎於廟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

尙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漢書律厤志曰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已反政故雒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又曰成王元年正月巳巳朔此命伯禽俾侯於魯之歲也

案尚書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正義云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陸孔皆稱鄭

讀而各不同今攷正義引周頌烈文序及鄭箋以證
成王卽位有告祭之禮則上文當云鄭以烝上屬與
釋文同祭字當在歲上疑傳寫舛錯耳馬讀與鄭異
者馬用古文說鄭則從今文家說也江聲曰據伏生
大傳周公居攝七年致政烈文詩序有成王卽政諸
侯助祭之文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
考告嗣位也此經於烝下卽言祭歲自是歲首朝享
之祭於時成王卽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
祖廟告嗣位焉旣乃以二特牛祭文王武王告立周
公後先言祭而後言歲者殊異祭文使別於特牛之

祭且使歲文就下以見告封公後亦是歲朝事烈文

詩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

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佚讀所册祝

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聲謂騂者

赤色周尙赤故用騂牛爵命諸侯必特假於廟示不

敢專也喬樅謂江說是也攷詩烈文正義又云鄭注

封周公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位同日事也但

二禮必不得同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當先

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告已嗣位事訖更以禮合祭

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知必非一祭者𠨮政

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
知不同也詩正義據劉炫劉焯等義疏爲本推明鄭
說其義特精僞孔書傳誤以烝祭與告文武合爲一
事書疏曲附僞傳反駁鄭注謂告文武不得在歲首
朔日其失甚矣

又案經言戊辰烝律厤志載三統厤以爲是歲十二
月戊辰晦王鳴盛曰此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
推而云然今據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
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雒誥是攝政七年事
歆以二篇月日爲一年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

僞傳據此而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爲王到之日但經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耶傳既以戊辰爲十二月晦遂謂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攷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於周爲季冬於夏正爲孟各是首時也若明月爲夏之仲冬則非首時豈可行烝祭之禮乎

僞傳說非是

公羊文公十三年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

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
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注云拜謂始
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於祖是也父子
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周公
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授其事
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
車千乘謚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重
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
囘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
以一天下之心於王室

案公羊春秋齊學也史記及漢書儒林傳皆言伏生以尚書教於齊魯之閒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則公羊家所言宜其與今文尚書說同矣

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

鄭康成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

案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家說也文王得赤雀者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酆止於昌戶

再拜稽首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事見大誓篇又淮南齊俗篇亦言周公居攝七年皆本伏生大傳與鄭合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至三十餘世

又黃瓊傳瓊建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